

五 四 以 来 話 剧 剧 本 选

上海屋檐下

夏 衍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上海屋檐下

(三幕话剧)

夏衍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七·北京

內 容 說 明

革命青年匡復從獄中出來，找到妻子和女兒，這時妻子已經同他的好友結婚了。他想復婚，又不願破壞他們的平靜生活，經過極度痛苦的思想鬥爭，毅然不辭而去。

本劇是作者早期優秀的作品，它反映了抗戰前夕人民悲慘的生活和革命青年的生活遭遇。風格淳厚質樸，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量。

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北 中 土 府 人 街 64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96 號

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總字數 44,000 開本 787×1092 紙 1/32 印張 2 $\frac{1}{2}$ 插圖 3

1957年5月北京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7500 冊

定價 (7) 0.29 元



第二幕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今年演出剧照

第三幕



第一幕

人 物

林志成——三十六岁。

楊彩玉——其妻，二十二岁。

匡 复——楊彩玉的前人，三十四岁。

葆 珍——其女，十二岁。

黃家楣——亭子間房客，二十八岁。

桂 芬——其妻，二十四岁。

黃 父——五十八岁。

施小宝——前楼房客，二十七八岁。

小天津——流氓，三十岁左右。

赵振宇——灶披間房客，四十八岁。

其 妻——四十二岁。

阿 香——其女，五岁。

阿 牛——其子，十三岁。

李陵碑——閣楼房客，五十四岁。

換旧貨者、买菜者、包飯伙計等。

地点：~~三幕~~同一場所。

时代：一九三七年四月，黃梅时节的一日間。



《上海屋簷下》全景

第一幕

上海东区習見的“衡堂房子”，橫断面。右側是開着的後門，從這可以望見在街內來往的人物。接着是灶披間，前面是自來水龍頭和水門汀砌成的水斗，灶披間上方是亭子間的窗，窗开着，窗白簷下是馬口鐵做成的傾斜的雨披。這樣，下雨的日子人們也可以在水斗左右洗滌。亭子間窗口掛着淘籬、蒸架……和已洗未干的小孩尿布。灶披間向左，是上樓去的扶梯，勻配很急，樓梯的邊上的中間已經踏成圓角，最下的一兩檔已經用木板補過。樓梯的平台，靠右邊是進亭子間的房門，平台上斜掛着一只五支光的電燈，燈罩已經破了一半。平台向左，可以看見上樓去的扶手。樓梯右側，用白木薄板隔成的“後間”，不開燈的時候，裏面陰暗得看不出任何的東西，再左隔着一層板就是“客堂

間”，狹長的玻璃窗平門。最左是小天井和前門的一半，天井和後門天井一樣地搭着馬口鐵皮的雨披，下面胡亂地堆着一些破旧的家具、小煤爐、板桌等等。

這一樓一底的屋子一共住着五家。

客堂間是二房東林志成一家，灶披間是小學教員趙振宇的房間，透過窗和門，可以看見和窗口成直角地搭着一張鐵床，窗口是一張八仙桌，桌子對面是一架小行軍床，門內里方的牆上是壁櫥篋籠等等，進門處是碎磚墊高了的煤爐，鍋子、食具……。

失了業的洋行職員黃家楣住在亭子樓上，樓梯平台上放着一只火油爐子，這就是他們燒飯的地方。

前樓只住着施小宝一個，她不開“火倉”，午飯夜飯都吃麵飯。

看不見的閣樓住着一個年老的報販，常常酗酒，有一點變態，因為他老是愛哼《李陵碑》裏面的“盼嬌兒，不由人……”的詞句，所以大家就拿李陵碑當作了他的名字。

客堂間是二房東住的地方，陳設得比較整齊，從一張寫字台和現在已經改作衣櫥用了一口玻璃書櫥看來，可以知道林志成過去也許還是個“動筆頭”的知識階級。

這是一個郁悶得使人不舒服的黃梅時節。從開幕到終場，細雨始終不會停過。雨大的時候丁冬的可以聽到簷漏的聲音，但是說不定一分鐘之後又會透出不爽朗的太陽。空氣很重，這種低氣壓也就影響了這些住戶們的心境。從他們的舉動談話裏面，都可以知道他們一樣的都很憂郁、焦躁、性急……，所以有一點很小的機會，就

会爆發出必要以上的积憤。

上午八点以前，天在下雨，室内很暗，楊彩玉正在收拾房間，自己吃过了早餐的碗盞，薛珍独自地向着桌子，按着一只玩口用的桌上小鋼琴，眼睛执心地望着桌上书本，嘴里低声地唱着。

后门口，赵振宇的妻子正在門旁买小菜，阿香挤在身边。赵振宇戴着眼鏡，执心地在看报，阿牛收拾着書包，預备去上学。

街桌前后卖物与喧噪之声不絕。

薛 珍（唱着）……可是我問你：

販来一疋布，賺得几毛几？……（調子不对，重新唱过）

……可是我問你：

販来一疋布，賺得几毛几？

要知道他們得了你的錢，

立刻变成槍彈子……

楊彩玉 薛珍，时候不早啦！

薛 珍（撇一撇嘴，不理會）

……要知道他們得了你的錢，

立刻变成槍彈子，

一顆顆，一顆顆……

將來都是打在你的心坎里……

楊彩玉 跟你說，时候不早啦！

薛 珍 我还没有唱會呐，今天放了学，要去教人的……

楊彩玉 自己不会，还教人？（从床上拾起一件衣服）衣服脱了也不好好的掛起来，往床上一扔，十二岁啦，自己的身体管不周全，还想教别人，做什么“小先生”！

葆珍 （將書本收拾）这件要洗啦！

楊彩玉 洗，你倒很方便，这样的下雨天，洗了也不会干。（將衣服掛起。）

葆珍 （跑过去很快的拿下来，往洗了臉的臉水中一扔）穿不干淨的衣服，不衛生！

楊彩玉 （又好笑又生气）我不知道，要你說！（端了面盆到天井里去。）

葆珍 （收拾了書包）阿牛！（拎了書包往灶披間走。）

赵妻 （声）卖就卖，不卖拉倒！

赵妻狠狠地提着菜籃进来。卖菜的手里数着銅板，好象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似的挤进门来。

卖菜的 （拚命地說）照你說，两个半銅板一兩，也差三个銅板呐，連籃子一斤二兩，除了七兩的籃，十一兩，二百七十五……

赵妻 誰說七兩？（將籃里的茭白猛烈地复在地上，用秤秤着空籃）我說八兩半……

卖菜的 （上前一步，瞧着她的秤）噯噯，噯，你瞧……

赵妻 （做了一做秤的樣子，就算數了，向里面走）卖不卖，不卖拿去！

卖菜的 好啦好啦，添两个銅板……

赵妻回身摸袋，故意迟疑，好容易將两个銅板交給

卖菜的，卖菜的挑起箩正要走。

赵妻（很快地从卖菜的箩里面拿了一枝茭白）添一枝！

卖菜的（情急）这怎么行……

赵妻狠命地将门关上，阿香帮着将身子顶住。

赵妻 你这卖菜的顶不爽快！（回头来自言自语地）下了这十天半个月的雨，简直连青菜茭白也买不起了！

卖菜的（声）喂喂……（推了几下门，也只得罢了，拖长了嗓子）喂……茭白喽白菜……

赵振宇向妻子看了一眼，露出微笑，很快的又将眼光移向报上。

葆珍（大声地）阿牛，昨天教你的歌学会了？

阿牛（从灶披间伸出头来）不准你叫，你得叫我赵琛！

葆珍（故意地）偏叫，阿牛，阿牛，牛……

阿牛 你真的叫？

葆珍 你不是属牛吗？

阿牛 那我也叫！叫你阿拖，拖油……

葆珍（急了）赵琛！

阿牛 哈哈……（进去拿书包。）

杨彩玉正提了菜篮出来，葆珍嘟起了小嘴，对她母亲瞪了一眼。

杨彩玉 什么？你……

葆珍（指着阿牛）阿牛，他又说啦，叫我……

杨彩玉（一抹阴影从她的脸上掠过，低声而有力地）别理他，去唸书吧！点心钱拿了没有？

葆珍搖頭，楊彩玉進去拿錢給她。

此時林志成從前面推門進來，板着面孔，好象受了一肚子的委屈似的，一聲不發，把彈簧鎖的鑰匙往袋子里一塞，從桌上拿起一杯開水吞也似的喝了，胡亂地往床上一躺。

楊彩玉（有點訝異）什麼，你不舒服？

林志成不响……

楊彩玉 衣服也不換……（將掛着的睡衣遞給他。）

林志成不响……

楊彩玉（生氣了）怎麼的？你這人，老是跟我尋氣，我又不是你的出氣洞！

林志成看見楊彩玉生氣了，便掙起半个身子來，預備換衣服，欲言又止。

楊彩玉不理會他，提了菜籃和葆珍一同出去，隨手將從客堂到後間的門帶上，林志成換了衣服，納頭便睡。

阿牛（看見葆珍去上學，喊）等一等，林葆珍！（回頭對她母親）媽，五個銅板買鉛筆。

趙妻 沒有！

阿牛 先生說要！

趙妻 先生說要，我說不要！

趙振宇笑着從袋子里摸出了幾個銅板來交給阿牛。

阿牛（對葆珍）後面的兩句，我還會唱……

葆珍 後面的……（帶着調子）“一顆顆，一顆顆……”

阿牛 唔，你再唱一遍……

二人欲下。

楊彩玉（从后面）葆珍！放了学就回来，在外面乱跑，
給你爸爸知道了又会……

葆珍（表示不快）什么爸爸爸爸……（下。）

桂芬买了小菜回来，与楊彩玉遇个正着，赵妻悄悄
地对楊彩玉望了一眼。

楊彩玉（为着掩飾，对桂芬）喔，你早啊！（出門去。）

赵妻（很快地对桂芬）听见嗎？

桂芬 什么？

赵妻（用嘴望門外一撇，低声地）說起了她爸，葆珍就
生气，噘起了嘴，（模仿着）“什么爸爸爸爸”，
唔，现在时势变了，小孩兒人事懂得早，一点事情
也瞞不过啦！

桂芬（微笑）十二三岁了，怎么还不懂！（在水斗边把小
菜一件件地拿出来。）

赵妻（向客堂間方面听了一下，低声）可是听说姓林的
跟她媽結婚，她还很小呐。

桂芬 照理說，姓林的待她也很不錯，我正在說，这
样的晚爷，总算很少啦。

赵妻（搶着）可不是，我們搬到这儿来快一年了，从来
也沒有听见打过罵过她，有时候，姓林的跟她媽媽寻
事，發脾气，可是一看見她，就会什么話也沒有了。

桂芬 唔，这是天性吧，不是自己生的，总有点兒兩
样。况且，这些孩子們又爱跟她开玩笑，什么拖油

瓶……(笑)小孩兒总是好胜的。

赵妻 (停了一停)你还不知道呐,她跟我們阿牛講話,講到姓林的事,总是林伯伯,从来也沒听她叫过爸爸。

桂芬 那不是他們以前就認識嗎?

赵妻 哪止認識,姓林的和她自己的爸爸还是好朋友,听說……

桂芬 那为什么……

突然,天上驟雨般地落下一陣雨点来。

赵妻 啣,做黃梅真討厭,又潮又悶,人也悶死了!

桂芬 唔,接連的下雨,橡皮套鞋也漏啦!

赵妻 (看見桂芬在洗的魚和肉) 嚟,今天买了这許多?亭子間里黃父高聲地咳嗽。

桂芬 (強笑着)乡下的爸爸来啦,总得买一点!

赵妻 喔,我倒忘記了—— 沒来过上海吧?(剝着茭白。)

桂芬 嗯,本来,去年秋天打算来的——

赵妻 喔,(想起了似的)来看看新添的孙兒,对嗎?

桂芬 (勉強地笑着)他,也有五六年不回去了!

赵妻 老先生倒很清健,三公司,大馬路,都陪他去玩过啦?

桂芬 差不多,初到上海,总得这一套。

赵妻 昨晚上回来很晚,你們黃先生陪他去玩了大世界?

桂芬 不,就在这兒近处,到东海去看了影戏。(自發地笑了)可是花了錢,他倒不爱看,說,人的头一忽

兒大，一忽兒小，看到有點兒懂的時候，便又卜的跳過去了。

趙妻（同意地）電影兒我也不愛看，一閃一閃的把頭也弄暈啦，老年人總是愛看大戲的，陪他去看一本《火燒紅蓮寺》吧。去年年底，我哥哥陪我去看了一本，喔，真好極了，行頭又好，佈景又新，電燈一黑，台上的什麼都變了。真的，讓他看了回鄉下，（笑）也許幾天几晚也講不完呢。

桂芬 噯，家楣也是這麼說。

趙妻 在上海還得住幾天吧。

桂芬（俯下眼睛）說不定，總還有幾天吧。

趙妻 好福氣！兒子在上海成了家，添了孫子……

桂芬 可是……要是家楣有事情做……（往亭子間望了一眼，低聲地）……這也叫一家不知道一家的事情啊，在他老人家看來，象我們這樣的生活也許很失望吧。种田人家好容易的把一個兒子培植起來，讀到大學畢業，鄉下人的眼界不大，他們都在說，家楣在上海發了財，做了什麼大事情了，可是……（不禁有點兒黯然）到上海來一看，一家大小只住了一個亭子間……（洗好了菜，站起來。）

趙妻 你們黃先生在鄉下還有兄弟嗎？

桂芬 那倒好啦，還不是只有他一個。

趙妻（只能勸慰桂芬）可是，你們黃先生有志氣，將來總會……

桂芬（接上去）有志气有什么用，上海这鬼地方，沒志气的反而过得去，他，偏是那副坏脾气，什么事情也不肯将就……

赵振宇（放下报纸，一手摘眼镜，用手背擦一擦眼睛）不，不，随便将就，才是坏脾气，风气坏，就因为人坏，好人，就应该从自己做起的。大家都跟你们黄先生一样的不随便，不马虎……

桂芬（要走了）不随便，就只配住亭子间，对吗？

赵振宇 不，不，不是这么說，做人但求問心無愧，譬如說……

赵妻（狠狠地）別再譬如說了！再不去，又会脱班啦，几毛錢一点鐘的功課，还要扣薪水……

赵振宇 沒有的事，此刻八点差一刻，到学校里四分鐘就够了。（回头对桂芬，誠懇地）譬如說……（一看，桂芬已經上楼去了。）

赵妻（帶着冷笑）人家爱听你的話嗎？这样的話，到課堂里去講吧，去騙小孩子……

赵振宇（坦然）听不听是人家的事，講不講却是我的事啊！我，我……

赵妻 得啦，得啦，走吧，过一会儿姓林的走过来，話又会講不完了，海闊天空的……

赵振宇（望着客堂間）这几天他又做夜班嗎？

赵妻 做日班做夜班，跟你有什么相干？門外卖菜米飯的声音。

阿香（对她媽）媽，吃粢米飯！

赵妻（摸了一摸袋，大概沒有錢了，便轉換口气）不是才吃过稀飯嗎？

阿香 嗯！我要……

赵妻（狠狠地）你爸爸还没有發財呐！

阿香羨慕地望着門外。

前樓施小宝方才起来，室內很暗，伸了一个懶腰，把窗帷扯开，室內方才明亮，点了一支煙，开窗，望着窗外的雨，皺眉裝了一个苦臉，拿了热水瓶懶懶地下楼来，走到亭子間的平台上的时候，向亭子間門縫里望了一眼，好象看見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似的，抿着嘴自笑。

她是一个所謂廉价的摩登少妇，很时髦地燙着头髮，睡眼惺忪，殘脂未褪，艳紅色的印花旗袍，領口的两个鈕扣攤着，拖着拖鞋，并不很美但是眉目間自有風情，婀娜地走着。

走到灶披間門口，随手將尚余大半截的紙煙一扔，赵妻听見她下来，用憎惡的眼光对她望了一眼，故意地避开視線，用力地搗煤炉，白煙直冲上去。

施小宝（对赵妻看了一眼）喔，你們多早啊！（打了一个伸欠）又是下雨，听着滴滴搭搭的声音，就睡着不想起来啦……（伸欠。）

赵妻（有惡意地）你福气好啊！

施小宝（对赵妻一笑）喔，赵先生今天不上課？

赵振宇热心地看报……